



THE CIVIL WAR

# 内战记

〔古罗马〕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著

Gaius Julius Caesar

李德◎译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013044252

K126  
65



THE CIVIL WAR

# 内战记

[古罗马]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著

Caesar Julius Caesar

李艳译



K126  
65



北航

C1652047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内战记 / ( 古罗马 ) 恺撒 ( Caesar,C.J. ) 著; 李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5

书名原文: The Civil War

ISBN 978-7-5086-3944-4

I. ①内… II. ①恺… ②李… III. ①国内战争-史料-古罗马-前49-前48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 068270 号

内战记

著 者: [古罗马]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译 者: 李 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944-4 / K · 31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历史背景

本书的内容始于情势已不可逆转之时。人们必须回顾导致形势剧变的事件的发展过程，才能对剧变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一剧变最终使罗马共和国走向灭亡，唯一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兄弟二人的改革事业与马里厄斯的军事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政治的性质。格拉古兄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表明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可用于打破罗马元老院对政府的实际操控。但兄弟二人的命运却显示民权远远不够：如果有需要，元老院议员会诉诸武力捍卫自己的垄断地位。很明显，要成功动摇元老院根深蒂固的权力，仅仅靠一个保民官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一力量来自于人民。当人民在使用格拉古做法的同时，务必要获得军事装备，并辅以财富、补给资助以及军队，而军队是最重要的。

在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投身政治时，上述方法的影响就已

经很明显了。恺撒生于公元前 100 年（按照传统说法），当时处于保民官萨图宁的第二任期。恺撒父亲是马里厄斯的连襟。当恺撒在孩提时代，发生了谋杀李维·德鲁苏斯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与意大利盟国的战争。在其青春期时，马里厄斯被放逐，苏拉先是独裁，后遭放逐。在他之前的格涅乌斯·庞培·马格努斯（后采用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庞培”）曾在早期取得了超越宪法的特权，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例。

到公元前 68 年，在恺撒担任地方财务官期时，庞培早已控制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要地。刚刚 20 岁出头，庞培就统率了苏拉的军团，并逼迫苏拉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后来，尽管没有担任公职，公元前 77 年到公元前 71 年间，他仍一直掌握军事统治权，率军镇压雷必达、塞多留和斯巴达克斯。返回罗马后，他即刻着手夺得执政官一职。在执政期间，他利用元老院“民主”分子的支持，以执政官身份制定法律，兑现自己当选时许下的诺言，恢复曾被苏拉剥夺的保民官权力。元老院中苏拉的 60 名党羽见证了另外两项命令的颁布，这两项命令让庞培控制了罗马帝国各行省巨大的民间力量和军事力量：一是特别任命庞培为司令官，于公元前 67 年前去清剿海盗；二是在第二年（公元前 66 年），任命庞培为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作战的统帅，并在本都国那里驻扎约 4 年时间，整顿东方。这两项对他的任命，保民官的作用功不可没。在罗马，当时民众普遍

对庞培率军队凯旋之后有何表现心存忧虑。这种忧虑在公元前 65 年一次夭折的密谋中就已露端倪，西塞罗成功地欺骗后代说它是“第一个喀提林阴谋”，但其本质上只是一群共和派贵族的企图而已，他们因选举舞弊失败而采取暴力手段，意图在庞培回来时将罗马主要行政官职位控制在自己手中。

让所有人大为吃惊的是，公元前 62 年，庞培甫一返回罗马便解散军队，专注于私人生活。不过，这样的举动对他来说并不寻常。他野心勃勃，一直希望赢得威望和赞誉。他有出色的军事和管理才能，尽管这些才能为他树立了权威，使他不止一次使团体的权力达到顶峰，但他若胆敢动用这最高权力，反而会失去它。有时，渴求权力，但在权力面前又束手束脚，人们对庞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他本质上属于宪法论者。不过，其实也许是庞培意识到，要成功对罗马帝国动用最高权力，光有才能是远远不够的，自己还缺少一点儿天分。天分这东西，恺撒有，屋大维也有，它便是二人身上足够的自信。自信，使二人不受制于元老院，而是让元老院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如果没有元老院的支持，庞培则寸步难行。在共和国的宪法理念中，元老院是众执政官的评议会。一到紧急关头，庞培又无法摆脱元老院，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宪政主义”是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元老院多年事实上的统治使其享有绝对的尊严和权力，庞培必须尊重他们。也有个别人质疑其统治权，但只要不到万不得已，

庞培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他的犹豫不决，以及后来在 50 多岁时所颁布政策中表现出的举棋不定，导致了危险局面形成，促使内战爆发。

不久庞培发现，自己在放弃军队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元老院的控制。他要求元老院正式批准自己的建议，在东方各行省实施各项措施，并为老兵分配土地作为退休金补偿，但元老院找出种种借口推诿不批。当时，西塞罗希望劝导社会各阶层进行合作，保卫宪法，从而结束罗马的政治纷争。他特别想争取到与统治精英派元老院和所谓“骑士派”即金融商业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合作，并希望这种“各阶层的和谐”可以在庞培的领导下得以实现。

单就西塞罗的希望而言，其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它仅仅表现为一种想要挽救现状的尝试，却没有涉及当时的任何实际问题。不管怎样，元老院的动作让西塞罗的希望破灭了。元老院犯下的错误在于，他们疏远了野心勃勃的三个人：恺撒、庞培和克拉苏。正如前文所言，他们故意拖延，不答应庞培的正当要求。而克拉苏想支持一群税吏在亚洲行省实行包税制，豁免一部分税收，也遭到元老院的断然拒绝。这也导致元老院疏远了骑士派。公元前 60 年，恺撒从远西班牙行省总督任职期满返回罗马。他很想让元老院因为他顽抗西班牙各部落取得的胜利而为他举行凯旋仪式，但又想获得公元前 59 年的执行官席位。根据法律，他必须以普通公民身份入城，

才能成为候选人。如果他进入罗马城，他就必须丧失军事指挥权，不得不解散自己的军队，这也就意味着放弃凯旋仪式。恺撒请求元老院允许他作为缺席候选人。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小加图）搁置了关于恺撒这项要求的讨论，他在拒绝庞培和克拉苏的请求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恺撒解散军队，放弃了凯旋仪式，以普通公民身份成为执政官候选人参加选举并获得成功。

情势开始发生变化。恺撒说服庞培和克拉苏放下了长期的敌对情绪，结成了非官方联盟，现代历史学家称之为“前三头联盟”。和后来的屋大维、马克·安东尼、雷必达三人联盟不同的是，“前三头联盟”没有任何官方支持，它只是为对抗元老院保守党反对派结成的一个私人互助联盟。

恺撒利用自己的执政官身份满足了庞培和克拉苏的直接要求，他在对抗元老院时也关注自己的利益。根据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法案，一年任期行政官所掌管的行省，在行政官任期届满后选举新行政官之前要进行分配。元老院意识到恺撒注定要当选，便尽最大可能削弱他的影响力，将意大利境内各个无关紧要的行省分配给公元前59年就任的这位执政官，让其主要监管森林和牧场。对此，恺撒做出反击，让保民官瓦提尼乌斯在公民大会通过法律，将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分给他管理5年，并赋予他任命自己副职的权力。由于山北高卢总督突然死亡，元老院便把山北高卢也分配给他。元老



院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挽回颜面，避免公民大会最后把它奖励给恺撒。

恺撒在罗马的执政让他的政敌颇为担忧。他曾采用格拉古兄弟的做法，对元老院的反对不予理睬，也表现出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恐吓政敌（为达到此目的，可以调用庞培手下的老兵）的迹象。由于同僚毕布路斯以他正在提防不祥征兆为借口，申明正式停止处理所有事务，所以，严格来说，恺撒通过的所有反对这项申明的法律都不具效力。然而，没人敢因为这些原因站出来反对前三头联盟。

恺撒回到高卢，结果用了9年时间才掌控整个地区，他把联盟中的另外两人留在罗马保卫他的利益。然而，到公元前56年，前三头联盟似乎到了瓦解边缘。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赫尔，原本作为三头联盟的工具，于公元前58年当选保民官，后来利用一伙暴徒开始对罗马实行恐怖统治，还煽动公众仇视庞培。这让人不可避免地认为，他受到了恺撒或者克拉苏的教唆。庞培在公元前57年获得地方总督5年任命，他利用职权控制谷物供应，从而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但他和克拉苏的关系却因是否要为埃及国王复位设立一个军事要塞意见相左而受到损害，最后，庞培甚至宣称自己的性命掌握在克拉苏特工的手中。与此同时，元老院共和党反对派成员卢契乌斯·多密捷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发出声明，如果自己当选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他将立刻把恺撒从高卢召回。

恺撒必须采取行动保住前三头联盟。公元前56年春天，三巨头在路卡举行会谈，就各人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达成协议。大约有120名元老院议员为讨三个统治者的欢心，也去了路卡。

返回罗马后，庞培和克拉苏着手实施会谈时做出的决议，他们二人皆在公元前55年出任执政官。保民官盖乌斯·特雷伯纽斯提出法案，指定他们在行省任期5年。克拉苏将出任叙利亚总督；庞培出任远、近西班牙总督，自己不去当地任职而交由副职实施管理，本人从而可以留在罗马附近。这两位总督联合提议一条法律，将恺撒在高卢的任期延长至5年。

然而，无论罗马当局还是前三头联盟，都无法维持稳定局面。在三头联盟方面，庞培和恺撒维持关系的一条纽带就是庞培与恺撒之女尤利娅的婚姻，而尤利娅于公元前54年身故。另一个没有料到的打击是，公元前53年克拉苏死于帕提亚战争。就罗马局势而言，当时，罗马发生骚乱，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克洛狄乌斯及其同伙遭到政敌米诺一伙人的对抗，而后者有庞培的秘密支持。公元前53年一整年，暴乱始终没停，导致执政官选举无法举行。最终，克洛狄乌斯在一场混战中遭到暗杀，暴乱升级。暴徒将其尸体抬到元老院议事厅进行火化，在一片混乱中大火烧毁了整幢房屋。

身为地方执政官的庞培不能入住罗马城，但必须住在罗马城附近。对于暴乱，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元老院授权予他时，无法回

避的时刻到了：社会宣告处于紧急状态，他被授权征兵平暴，恢复社会秩序。这只是临时举措，庞培需要获得持久的权力，甚至传出庞培独裁的谣言。最后，他被任命为公元前 52 年“没有同僚的执政官”，并采取紧急措施恢复社会秩序，同时通过了一项更广泛的杜绝司法贿赂的措施。

紧急状况已经解除了，庞培和恺撒的关系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一方面，让恺撒感到安心的是，尽管庞培同时拥有地方总督和执政官的权力，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能让自己以独裁者自居；另一方面，让恺撒不安的是，庞培担任执政官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保证自己的行政官任期延长 5 年，却没有对恺撒做出相应的规定。

如上所述，庞培的性格对事态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摆在面前的两条路感到左右为难：一边需对其盟友恺撒忠诚，另一边要对共和派元老所代表的法治力量忠诚。他和恺撒绑在一起的主要纽带是后者对他自身利益的促进作用。既然曾对他怀有敌意的元老院确实赋予了他权力，必定具有相当大的诱惑，让他可以违背对恺撒许下的诺言。然而，他本应该遵守这些诺言，即便不从荣誉感角度考虑，至少也应该考虑恺撒及其高卢老兵能为他获取权力而战。

因此，庞培发现自己进退维谷。3 年的举棋不定，换来的结果就是内战。恺撒要求，当他放弃自己的高卢军队后，应该马上以执政官身份进入罗马。这样一来，庞培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允许恺

撒以不在场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第二，既然他到公元前 48 年为止都没有当选执政官的合法资格，那么在他当选执政官之前，必须阻止元老院指派继任者掌管他施政的行省。庞培在被任命为唯一行政官之前就已经保证通过法令，同意恺撒有不在场参选的特权。作为行政官，他坚持执行“候选人必须亲自到场”的法律的同时，又增加一项条款，赋予恺撒免于执行这项规定的权利。他制定法律，规定地方行政官任期届满担任行省总督之间需有间歇期，并据此马上开放恺撒心仪的行省，重新进行分配。但庞培自己于公元前 51 年和前 50 年帮助了恺撒，阻止讨论继任者的问题。

然而，到公元前 50 年，情势急剧恶化。帕提亚威胁叙利亚的消息传来，元老院投票表决，让庞培和恺撒每人捐出一个军团东征。庞培宣布自己捐出的就是公元前 53 年借给恺撒的那个军团，因此，恺撒就要损失两个军团，其武装力量随之削弱。但传闻最终没有成真，两个军团还是留在了意大利。公元前 49 年，恺撒的两个对头盖乌斯·克劳迪厄斯·马塞勒斯和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莱恩图鲁斯皆当选为执政官，显然，庞培没有为恺撒尽多少心力。

12 月初的一次元老院争论，让事情终于到了危急关头。执政官盖乌斯·克劳迪厄斯·马塞勒斯（公元前 49 年当选执政官的表兄）给元老院提出两个问题供表决：继任者是否应该被派去取代恺撒之位？是否应该要求庞培放弃军团？第一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但第二个问题却被多数人否决了。恺撒的保民官库里奥马上提出另一项动议：恺撒和庞培二人都应该放弃军团，解散军队。许多元老似乎急切地想采纳这项动议，意在寻找机会，避免当时似乎迫在眉睫的战争。有370人投了赞成票，只有22人反对。可惜的是，库里奥的努力和这些元老的努力都化作一团泡影，因为有个保民官对这项提议投了反对票。第二天，马塞勒斯的尝试也被库里奥投票否决了。因此，这位执政官主动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他找到庞培，要求其拯救国家，授权其统率留在意大利的两个军团并额外征兵。

他直截了当地向庞培提出该建议，此时庞培已无法再回避，就接受了任务。事实上，庞培是为自己做了这个决定，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最不可能让其良心受到折磨。

恺撒的朋友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他。库里奥任职期满，跟着他去了拉文纳过冬。恺撒仍想保持现状，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想把那两个军团一直留在山南高卢行省和伊利里库姆行省，直到他开始担任下一任行政官。为了避免战争，庞培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但众位执政官不答应。恺撒再一次做出努力，派遣库里奥前去送信，信中第一段就提到内战。恺撒在信中表示，如果庞培按他的方案去做，他就放弃军团；但如果方案遭拒，他就被迫采取行动，捍卫自己和国家的权利。

由此开始，对恺撒的叙述开始了。随着事情的发展，庞培殒命，

余党溃散，恺撒以独裁者身份返回罗马，只活了不到一年，其间他继续执行经济、社会立法计划。在公元前46年阿非利加战争后、西班牙战争前，他在罗马短暂逗留时就已经开始这些计划。没有大屠杀，没有没收财产，此前只有在独裁者苏拉统治时期才会这样。现在，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用以改善罗马公民和行省人民的生存条件，提高政府效率和诚信，并加快各行省效仿罗马的步伐。轻率的性格让他有时面对元老院时相当草率，这进一步激怒了政敌，那些人认为他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因而感到极为痛苦，他们抱怨罗马正退回王政时代。公元前44年2月，恺撒成为终身执政官，而执政官这一职位最初只曾授予他10年。这时，他们意识到只有他死，才能夺走他的权力。他们策划了一场阴谋，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时遭到暗杀。

让谋杀者大为懊恼的是，除掉这个独裁者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宪法声名狼藉，亟需修订，而公共秩序和高效政府也不会自行产生。现状需要一种高于一切的逼人服从的权力。过了30年，经历了另一场内战后，屋大维拥有了这一权力，此人即后人所知的奥古斯都。

### 恺撒：其人其志

恺撒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据说恺撒·尤利乌斯家族

是从阿尔巴隆加迁至罗马的。当时，阿尔巴隆加被罗马国王托里斯·奥斯蒂里厄斯摧毁。恺撒家族宣称自己的血统更久远、更辉煌，起源于尤尔（或说阿斯卡尼斯），那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之子，而埃涅阿斯又是维纳斯之子。恺撒家族血统的传说是恺撒在马里厄斯之妻即恺撒姑妈茱莉亚的葬礼上致辞提到的。

恺撒·尤利乌斯家族似乎没有其他值得夸耀的地方。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他们没有占据重要位置。至恺撒出生时，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一位家族成员升到执政官以上的职位。不过，恺撒的姑妈嫁给了盖乌斯·马里厄斯，这将他们和一个有前景的重要政治集团联结起来。他父亲和叔叔都支持马里厄斯。这种联姻使人们认为这个家庭属于平民派（即“激进派”，或者他们政敌眼中的“政治煽动派”），从而遭到贵人派（即“好人派”）的怀疑，贵人派也就是元老院寡头政治统治集团中那些固守权力和特权的保守派支持者。

恺撒家族和马里厄斯的联姻以及他与辛纳女儿的婚姻都受到独裁者苏拉的怀疑。他拒绝苏拉提出的要求，没有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导致家庭财产和妻子嫁妆都被没收，自己也被苏拉的密探抓住，差点儿性命不保。但苏拉听从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劝告，同意放他离开。接下来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没给这些“好人”制造任何麻烦，因而深得贵族们的赏识，于公元前 73 年被吸收进入祭司学院。

两年时间里，这些贵族们发现自己错看他了。他公开支持民主

议案，支持庞培废除苏拉宪法的计划。

恺撒这一明显的倾向变化的原因自然是一个谜。一直到内战发生，人们发现恺撒都毫不动摇地支持民众法律和改革，而且，他独裁时的立法与苏拉的立法形成鲜明对比，他立法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罗马公民以及整个帝国居民的生存条件，而不是让少数贵族巩固权力、保持兴盛。

这并不意味着恺撒没有野心。恰恰相反，野心看来早已成为他的主要秉性。在追逐自身利益时，他做好了扫清宪法障碍的准备。

即便仅仅同样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他也必须先拥有军团，继而毫无阻碍地获得行政官职位。当时情况就是那样，他不敢再做一名普通公民。

至于他在罗马独裁期间，最早是其当时的政敌四处散布传言，说他想成为国王，甚至是希腊式国王，享有神的荣誉，受世人膜拜。历史学家和后世的人也相信了这些传言，他们已经表明愿意接受诋毁恺撒的人所散布的这种谣言，以及对恺撒行为和话语的描述。

恺撒获得的种种荣誉，都依据了元老院法令，包括准国王礼服（实际上是赐予罗马凯旋者的传统服装）、元老院议事厅的黄金王座、在硬币上铸头像，在奎里纳斯神庙中塑像，等等。这些相关法令是如何产生的，又引起了猜测。最明显的解释是，它们是害怕与奉承的产物；有些也可能是受到恺撒支持者错误热情的影响所致。但它



们根本不可能是由恺撒自己提出的，这正如许多近代评论家有针对性地质疑的那样：当独裁者恺撒掌握了现实的权力，他有什么必要坚持获得这些招人怨恨的外在形式呢？

其政敌一向乐于为元老院寻找他傲慢与蔑视的迹象。用这种方式，他们解释了恺撒在其任期最后一天任命卡尼尼乌斯填补一名执政官突然死亡留下的空缺的举措。然而，恺撒真正需要受到谴责的，是他过分执着地履行自己独裁者的职责和遵守宪法的要求。此外，还有传言说，有一次，元老前去通知他新近获得通过的让人尊敬的法令时，他没有站起来迎接。但此事有让人信服的理由，他突然头晕（常常是他癫痫发作的前兆），没能从座位上站起来。当然，确实有时候他对政敌们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事后甚或有羞愧感。在他对内战的叙述中，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事实上，公元前49年，他仅用一己之力对付那个试图拦住他去路的保民官，就进入了元老院财政部。公元前44年，他让民众大会罢免了两个保民官，就因为这两个保民官曾草率地先后逮捕了两个人并拘禁候审。逮捕的两人中，其中一人将王冠放在广场上恺撒塑像的头上，另一人则是在恺撒骑马走在庆祝阿尔班节的游行队伍中时欢迎他成为国王。恺撒最初没有任何动作，但这两个保民官发布公告抱怨自己没有行动自由时，他就免去了他们的职务。将该事件曲解成恺撒独裁和渴望君主政治的证据，的确很合适。